



南史
十二



リ 8
1735
188



U8
735
188



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陳宗室諸王

永修侯擬

遂興侯詳

宜黃侯慧紀

衡陽獻王昌

子伯信

南康愍王曇朗

子方泰
方慶

文帝諸子

宣帝諸子

後主諸子

永修侯擬字公正陳武帝之疎屬也少孤貧質直強記武帝南征



夏州中興
氏唐回南甫

交趾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事武帝踐祚廣封宗室詔從子監南徐州擬封永修縣侯北徐州刺史褒封鍾陵縣侯晃封建城縣侯炅封上饒縣侯從孫明威將軍諡封虔化縣侯吉陽縣侯誼仍前封信威將軍祏封豫寧縣侯青州刺史詳封遂興縣侯貞威將軍慧紀封宜黃縣侯敬雅封寧都縣侯敬泰封平固縣侯文帝嗣位擬除丹陽尹坐事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卒諡曰定天嘉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黨嗣

遂興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爲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武帝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鄴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天嘉三年累遷吳州刺史五年討周廸戰敗死之以所統失律無贈諡子止理嗣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材任氣從武帝平侯景及帝踐祚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太建十年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爲緣江都督兗州刺史至德二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及梁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巘等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衆色石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

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漢口爲隋秦王俊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僞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盟主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暉其上流域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竝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武帝第六子也梁太清末武帝南征李贲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武帝東討侯景昌與宣后文帝竝爲景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武帝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尋與宣帝俱往荊州魏尅荊州又與宣帝俱還長安武帝卽

位頻遣使請宣帝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武帝崩乃遣之時王琳作梗中流昌不得還居於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汎等率百僚上表請以昌爲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於中流頌之使以溺告四月庚寅喪柩至都上親臨哭乃下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塋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諡曰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伯信字季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竝爲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宮深被知遇爲文德王帥頃之卒敬帝卽位追贈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武帝受禪贈司徒封南康郡王諡曰

忠壯曇朗少孤尤爲武帝所愛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著作郎武帝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年齊兵攻通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爲質時四方州郡竝多未賓本根虛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武帝難之而重違衆議乃決遣曇朗恐曇朗憚行或當奔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時陳與齊絕弗之知武帝踐祚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諡曰愍乃遣兼中郎令隨聘使江德藻迎曇朗喪柩三年春至都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二子方華方曠亦同得還

方泰少麤獷與諸惡少年羣聚游逸無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寬宥之天嘉二年以爲南康王世子及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王太建四年爲都督廣州刺史爲政殘暴爲有司奏免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政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爲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爲宗正卿未拜爲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爲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月宣帝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玄武門觀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淳于岑妻爲州長流所錄又率人杖抗拒傷損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方

南史六十五
秦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測方秦乃投列承引於
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整奏請解方秦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
秦禎明初爲侍中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隋大業中爲掖縣令
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至德二
年累遷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馬清久居嶺表大得人
心士馬強盛朝廷疑之以方慶爲廣州刺史以兵襲靖誅進號
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人和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
州刺史王勇徵兵於方慶欲與赴援臺城時隋行軍總管韋沈帥
兵度嶺宥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
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已且欲觀變乃不從勇使高州刺史戴
智烈斬方慶於廣州而收其兵鄭萬頃滎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
之始族子也父旻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爲司城

大夫出爲温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奔陳拜散騎常侍昭武
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人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在
周甚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帝踐祚常思還北及王勇殺方慶萬
頃乃率州兵拒勇降隋授上儀同尋卒

文帝十三舅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
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充
華生廬陵王伯仁張修容生江夏王伯義韓修華生武陵王伯禮
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二男早卒無名伯
信出繼衡陽王昌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道談
仕梁爲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贈南
兗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諡曰昭烈武帝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

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聖未遷於長安至是武帝
遙以宣帝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
時宣帝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乏饗徙封宣帝爲安成王封伯茂
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舊制諸王受
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坐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
佐史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
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
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竝沒縣官藏於秘府文帝以伯茂
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
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
宣帝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
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

深不平數肆惡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爲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
子高等謀反伯茂竝陰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廢帝爲臨
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爲溫麻侯時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爲諸
王冠昏之所名爲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殞之於車
中年十八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愠不形
於色武帝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文帝欲
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坐奏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
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
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策訖令王公以下竝宴於王
第六年爲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宣帝輔政不欲令伯
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爲東揚州刺史累遷征南將軍護軍將軍加

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并扶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昏饗宴恒使爲主及遭所生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因起爲鎮衛將軍乃謂羣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禎明三年薨尋屬陳亡遂無贈諡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爲變乃竝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之又陰爲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竝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嫺爲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叙用由是竝爲守宰徧於天下君範位溫縣令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通睛揚白形狀

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王太建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祿奉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爲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人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麋鹿多使生致宣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爲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擿句問難往往有竒意爲政嚴苛國學有墮游不修習者重加榎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三年爲都督揚州刺史後王初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譎諛宣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遊田野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協遂謀

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麾知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趣白楊道臺馬容至爲亂兵所殺屍於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竝特宥爲庶人國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尋爲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宮曹緝理歷位尚書左僕射後爲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初爲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左庶子陳亡卒於長安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位金紫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遷於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太建初爲吳興太

守

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爲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遂遷延不發

爲御史中丞徐君整所劾免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爲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太建中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爲特進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爲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太建中立位散騎常侍薨子鄴大業中爲番禾令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

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華生建安

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

晉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

王叔雄吳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

南史六十五
王叔慎王修華生武昌王叔虞韋修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
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
申婕妤王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
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
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叡叔忠叔泓叔毅叔訓叔
武叔處叔封八人竝未及封三子早卒無名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生於江陵魏尅
江陵宣帝遷關右叔陵留穰城宣帝之還以後主及叔陵爲質天
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辯狗聲名強梁無所
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
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
長皆逼令事已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卽貶其子季卿將領

馬仗季卿慙恥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恚自縊而死
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
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
陵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已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
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
性不飲酒唯多置餼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局
又奏非呼不得輒白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
逼爲左右屢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
上言宣帝弗之知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
車叔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卽諷上進
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言其有非常
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

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
塋表主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
爲翫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竝卽逼納十一年
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塋梅嶺
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塋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
以塋其母初喪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
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宣帝
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撻
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
軍及宣帝不豫後主諸王竝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
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劔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休
劔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斂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

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樂安君吳
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
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
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間後主曰卽盡之爲待也時吳媪已扶後
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
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
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
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無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
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竝緣江防守臺內空虛
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
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以公爲
台鼎摩訶給報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卽遣戴洸

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持其首徇東城
仍懸於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
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安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度欲趣
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
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
智深迎刺叔陵闔閭王飛禽斫之數十下馬容陳仲章就斬首送
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屍江中汙瀆其
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坐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卽
日竝賜死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三子也寬厚仁愛太建元年封後位
司空隋大業中位涪陵太守卒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

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而嚴
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角鎔金琢玉竝究其妙初
封豐城侯太建元年封累遷丹陽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竝招
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
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等竝從後
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爲及行逆賴叔堅以
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
史如故時後主患劓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於叔堅權傾朝廷
後主由是疎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竝東宮舊臣日夕陰持其
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卽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未發尋
以爲司空實欲奪其權又陰令人造其厭魅刻木爲偶人衣以道
士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

告其事案驗令實後王召叔堅囚於西省將黜之令近侍宣救數之叔堅自陳爲佞人所構死且慙見叔陵後王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後位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秩滿還都陳亡入隋遷於瓜州叔堅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酣酒不以耕種爲事大業中爲遂寧郡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太建四年立位中書監陳亡入隋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柔狀似婦人大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爲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太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贈司空諡康簡子季寬嗣隋大業中爲汶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宣帝第十一子也風采明瞻博涉經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爲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太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爲侍中未還而隋軍濟江隋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王遣使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與畢寶荊州刺史陳慧紀及文武將吏赴漢口秦王竝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於廣陽門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羣臣竝愧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有自得志後上表陳在巴州先送款望異常例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懷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太建八年

立位侍中入隋卒於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宣帝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爲逆誅其年立叔重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爲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正後主卽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爲丹陽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加都督反隋師濟江清和公楊素兵下荊州遣將龐暉略地至湘州州內將士尅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起

曰王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待之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徇皆斬之叔慎招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隋遣內陽公薛胄爲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擒叔慎秦王斬之漢口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宣帝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位丹陽尹入隋大業中爲內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位侍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大業

中爲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宣帝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胡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位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宣帝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

中爲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宣帝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位丹陽尹入隋卒於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洪宣帝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宣帝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沂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鶉觚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宣帝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

中爲涉縣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宣帝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卒於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三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三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興王胤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王兢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唐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吳郡王藩其皇子總觀明綱統沖洽綽綽威辯十一人竝未及封

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爲皇太子隋師濟江隋將韓擒自南掖門入百寮奔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隋軍排閣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不乃勞也軍人咸致敬焉隋大業中爲抱罕太守武德初爲祕書丞卒官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爲己子後主年長未有嗣宣帝命以爲嫡孫詔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永康公後主卽位爲皇太子胤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孔貴嬪竝愛幸沈皇后無寵日夜構成云及太子之短孔

南史卷六十五
十五
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爲吳興王加侍中衛將軍入隋卒於長安

南平王嶷字承岳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遷都督郢州刺史入隋卒於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江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邵陵王競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國

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最陋性嚴酷數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剗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昌隆令

東陽王恮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吳郡王藩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隋大業中爲任城令

錢唐王恬字承煥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卒於長安

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竝以戶數相差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爲差武帝受命自永定訖於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云

論曰有陳受命雖疆土日感然封建之典無革先王永修等竝以
疎屬列居蕃屏慧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南康地皆懿戚提
攜以殞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不一鄱陽岳陽風迹可紀古所
謂維城盤石叔慎其近之乎

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終

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杜僧明

周文育 子寶安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頔 子紇

黃法氈

淳于量

章昭達

吳明徹 表子烈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有膽氣善騎射梁大

同中盧安興爲廣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爲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征徠獠有功爲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罔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並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子雄及罔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盧公累葉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死而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忼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

結盟奉子雄弟子略爲主以攻刺史蕭映子略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明文育分據東西吏人並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陳武帝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擒僧明及文育等並釋之引爲主帥武帝征交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武帝入援建鄴武帝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斬裕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上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臯入瀨石以逼武帝武帝遣周文育爲前軍與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季尚并力將襲南康陳武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禽遷仕送于武帝及帝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城廬陵二郡軍事梁元帝承制授新州刺史臨江縣子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武帝頓豫章命僧明爲前驅所向

尅捷武帝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洲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除南兖州刺史進爵爲侯仍領晉陵太守及荊州覆亡武帝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諡曰威陳文帝卽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子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遊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蒼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竒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並長大困於賤役蒼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蒼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爲立名爲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

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蒼同郡素相善啓蒼爲前軍主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謀執蒼以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蒼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陳武帝所敗帝赦之後監州王勣以文育爲長流深被委任勣被代文育欲與勣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人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勣勣

南史卷六十六
問其故文育以告勸乃遣之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焉武帝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尅蘭裕援歐陽頎皆有功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武帝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臯遣其將軍杜平虜入贛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臯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武帝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臯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季尚謀拒義軍武帝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武帝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

遂據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武帝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及至姑熟與侯景將侯子鑿戰破之景平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尅杜龕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文帝夜往趨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武帝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益城未尅徐嗣徽引齊人度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杵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舢舨跳入砮艦斬杵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衆軍

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頓對之
頻戰功最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
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季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季
勸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季頃相會又
遣其別將歐陽頎頓軍苦竹灘傳泰據壘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
少季頃有舫艦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王焦僧度羊
柬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
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
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
偽退季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羊韶羊韶上
流則歐陽頎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季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
賊徒大駭歐陽頎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

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頎禽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頎乘舟而宴以巡
傅泰城下因攻泰尅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其將潭世遠
斬勃欲降爲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季
頃猶據石頭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季頃退走新
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王琳擁據上流
詔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琳戰於沌
口爲琳所執後得逃歸請罪詔不問復其官爵及周迪破余季頃
季頃子公颺弟季勸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迪
黃法蕤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爲
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築城於金口公颺僞降謀
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爲步軍
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季勸分遣王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

自帥所領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
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
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皆驚懼亡立至矣不
如推心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齋
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坐武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諡曰忠
愍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
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上下軍人掘焉
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有詔配享
武帝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寶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遊逸好狗馬樂
驅馳靡衣媮食文育之爲首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
事尤聚惡少年武帝患之文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

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歸復除吳興
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
令南討文帝卽位深器重之寄以心旅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
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
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爲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
侍郎衛尉卿再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卿卒諡曰成子碧嗣位晉陵
定遠二郡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累世爲西蜀酋豪蜀賊張文
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
遠戰死瑱固請復讐毋戰先鋒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
以將節之任山谷夷獠不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
參軍晉康太守範爲雍州刺史瑱除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

隨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都及城陷瑱嗣同
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益城俄而範及嗣皆卒瑱領其衆依於豫
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刃之據豫章之
地後降於侯景將于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已同姓託爲宗族
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平蠡南諸郡及景敗巴
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爲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師
景亦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南兖州刺史郟縣侯仍隨都督
王僧辯討景恒爲前鋒旣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追景大敗
之於吳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及齊遣郭元建出濡須
僧辯遣瑱扞之大敗元建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爲前軍赴援未
至而魏尅荊州瑱頓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爲侍中江
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寧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

寇乃使瑱西討未至而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瑱攻之
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愔與瑱共討蕭勃及
陳武帝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
僧愔奔齊是時瑱據中流甚強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
肯入朝初余季頃爲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
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齋知後事悉衆以攻
季頃自夏迄冬弗能尅齋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下攻齋虜
瑱軍府妓妾金玉歸於武帝瑱旣失根本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
乃趨益城就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武帝有大量必能
容已乃詣闕請罪武帝復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文帝卽位
進授太尉王琳至柵口又以瑱爲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天嘉元
年二月王琳引合肥灑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瑱率軍進獸檻洲

南史卷之六十一
七日
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西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於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齊其年詔以瑱爲都督五州諸軍事鎮益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來攻巴湘又以瑱爲西討都督大敗盛軍以功授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二年薨贈大司馬諡曰壯肅配享武帝廟庭于淨藏嗣尚文帝女富陽公主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爲郡著姓父捍少仕州郡以忠謹

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尅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守武帝謀襲王僧辯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武帝自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弗之覺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臥室武帝大軍亦至與僧辯戰於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禽僧辯以功授南徐州刺史武帝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示弱令城中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與

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及武帝至以安都爲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尋求和武帝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採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至湖熟武帝追安都還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禽齊儀同乞扶無芳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騎至救老獲免賊北度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墜馬張纂死之安都騎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而還齊軍不敢逼武帝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爲侯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

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禽其將歐陽頔傅泰等唯余季頃與勃子孜猶於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季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季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引營漸進頻致尅獲孜乃降季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爲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衆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以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度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榻內墜於櫓并時以爲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尅而王琳至弁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爲琳囚總以一長鎖

繫之置於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益城白水浦
安都等甘言許賂子晉子晉乃僞以小船住榻而釣夜載安都文
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
爲丹陽尹出爲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季勸及王琳將曹
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
害安都回取大艦遇琳將周昺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禽昺協季勸
弟季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昺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
軍於禽竒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廬山爲村人所
殺餘衆悉平還軍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
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
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
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义手解文帝

髮推就喪次文帝卽位遷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
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及
王琳入齊安都進軍益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迎衡
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
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番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
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以功進爵清遠
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捍爲始興內史卒於
官文帝徵安都爲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拜其母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迎赴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
詔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爲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
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九歲上以
爲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改封安都桂陽郡公王琳敗後周兵

南史卷六十六
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捍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
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
枝嶺處巖谷間豎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
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爲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
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異與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晉
安虜其妻子振旅而歸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還本鎮吏人詣闕
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
自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騎馭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
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珊
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齋內動至千人部下
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
都日益驕慢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其事及

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
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
啓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其請甚不釋明
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
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爲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
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
亡叛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
蔡景歷并同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奏之稱安都謀反帝慮其不受
召明年春乃除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
入於石頭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於尚書朝
堂於坐收安都囚於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
歷表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明日於西省賜死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

葬以士禮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
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
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
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
如言太建三年宣帝追封安都陳集縣侯子亶爲嗣

歐陽頎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
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
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
頎善故頎常隨欽征討欽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
獻銅鼓累代所無頎預其功還爲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啓頎同
行欽度嶺而卒頎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
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敕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頎爲都督悉皆

平矜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頎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
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基奪其郡以兄
欽與頎舊遣招之頎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
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及陳武帝入援都將至始興頎乃深自
結託裕遣兵攻頎武帝援之裕敗武帝以王懷明爲衡州刺史遷
頎爲始興內史武帝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頎助帝平之梁元帝
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頎爲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元帝
徧問朝幸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頎
甚公正本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
州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
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
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頎別據

南越六十六
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頽盡收其貲財
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荊州頽委質於勃及勃度
嶺出南康以頽爲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於武帝帝釋而禮
之蕭勃死後嶺南亂頽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
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頽子紇已尅始興及頽至嶺南皆
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
中郎將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頽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
定三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卽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
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頽令以百兩還合
浦太守襲爲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頽尋爲蕭勃所破貲
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頽並依信還之時人莫
不歎伏之時頽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

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天嘉四年薨贈司空諡曰穆子紇嗣紇字
奉聖頗有幹略襲父官爵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宣帝以紇
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爲左衛將軍其部下多勸之反遂
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送至都伏誅子
詢以年幼免

黃法蕘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
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州郡中爲鄉閭所憚侯景之
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蕘監知郡事陳武帝將踰
嶺入援建鄴李遷仕作梗中途武帝命周文育屯西昌法蕘遣兵
助文育時法蕘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來襲新淦法蕘敗之
梁元帝承制授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敬帝卽位
改封新建縣侯太平元年割江西四郡置高州以法蕘爲刺史鎮

巴山蕭勃歐陽頎來攻法氈破之永定三年王琳遣李季欽樊猛
余季頊攻周迪且謀取法氈法氈接迪禽季頊等三將以功授平
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於金口害周文育法氈共周迪討
平之天嘉三年周迪反法氈與吳明徹討平迪法氈功居多廢帝
卽位進爵爲公太建五年大舉北侵法氈爲都督出歷陽於是爲
拋車及步艦豎拍以逼之砲加其樓堞尅之盡誅其戍卒進兵合
肥望旗降款法氈禁侵掠躬自勞撫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
侍中改封義陽郡公七年爲豫州刺史鎮壽陽薨贈司空諡曰威
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爲將帥位
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爲荊州
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軍功封廣晉縣男侯景之亂梁
元帝凡遣五軍入援臺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
爲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
與僧辯并力拒景大敗之禽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
僧辯平侯景封謝沐縣侯尋出爲都督桂陽刺史及魏尅荊州量
保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
陳武帝武帝受禪進位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五年徵
爲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並欲逃入山谷不願入
朝文帝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以兵迎量太康元年至都以
在道淹留爲有司奏免儀同餘如故華皎構逆以量爲征南大將
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湖
公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
公未拜出爲南徐州刺史大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

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侍中吳明徹之北侵也量讚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尅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獲吳明徹乃以量爲都督水陸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兗州刺史十四年薨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

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尅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擁據東陽武帝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令居其心腹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昭達策勲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臨川反詔昭達討之迪敗走徵爲護軍將軍改封邵武縣侯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爲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季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禽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出爲都

督江州刺史廢帝卽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並假以昭達爲辭又頗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徵爲中撫大將軍宣帝卽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爲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乾壞南及詔昭達都督衆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洹口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邊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禽之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大建二年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爲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尅

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妓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四年配享文帝廟庭子大寶襲邵陵郡公位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乃襲殺暈而反被禽梟首朱雀航夷三族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詒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卽樹之小子也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二千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

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
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爲之降塔
執手卽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
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竒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
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
卽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及周迪反詔以明徹爲江州刺史領豫
章太守總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
安成王瑱代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天嘉五年遷吳興太守及引辭
之郡帝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廢帝卽位授領軍將
軍尋遷丹陽尹仍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出
宣帝也毛喜知其詐宣帝懼遣喜與明徹籌焉明徹曰嗣君諒闇
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及湘

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
軍淳于量等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太建五年朝
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
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
尉破胡將兵爲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
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尅仁州授征北大將
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
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遇肥水
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
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軍咸曰計將安
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
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鄴

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鐘磬一部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鉞龍麾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北侵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迓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明戍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

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乾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詔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覺嗣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琦作之子少孤有志氣以驍勇聞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伯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將而周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故瑱頤並自奔囚翻同有亂氈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有以也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弇行已之方頗同吳漢旣眇而貴亦黥而王吉凶之算豈人事也明徹屬運否之期當關土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韙師亡國感宜矣哉

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終

魏州中鳳樓
氏雷德甫

南史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魏州中鳳樓
氏雷德甫

胡穎

徐度

子敬成

杜稜

周鐵武

程靈洗

子文季

沈恪

陸子隆

錢道戢

駱文牙

孫瑒

徐世譜

周敷

荀朗

周炆

魯悉達

弟廣達

蕭摩訶

子世廉

任忠

樊毅

弟猛

胡穎字方秀吳興人也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陳武帝在廣州穎深自結託從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武帝進軍頓西昌以穎為巴丘令鎮大臯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武帝率眾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

授穎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尋除豫章內史隨武帝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武帝令穎率府內驍勇隨侯瑱於東關大破之後從武帝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武帝受禪兼左衛將軍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官諡曰壯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六同嗣

徐度字季節安陸人也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為事初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陳武帝在交趾乃委質焉侯景之亂武帝尅廣州平蔡養路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侯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封廣德縣侯武帝鎮朱方除蘭陵太守武帝遣衡陽獻王往荊州度率所領從焉江陵覆亡間行東歸武帝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武帝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

南史六十七
頭使度頓軍於冶城寺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文帝卽位累遷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嘉元年以下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及太尉侯瑱薨於湘州以度代瑱爲都督湘州刺史秩滿復爲侍中中軍大將軍文帝崩度預顧命許以甲仗五十八入殿省廢帝卽位進位司空薨贈太尉諡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敬成嗣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繫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父度爲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光武元年爲巴州刺史尋領水軍隨吳明徹平華皎太建二年以父愛去職尋起爲南豫州刺史襲爵湘東郡公五年除吳興太守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

別遣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泝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尅淮陰山陽鹽城三郡仍進尅鬱州進號壯武將軍鎮胸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者免官尋除安州刺史鎮宿豫卒諡曰思子敞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唐人也少落泊不爲時知頗涉書傳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映卒從陳武帝平蔡路養李遷任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縣侯侯景平後武帝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琅邪二郡武帝謀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武帝懼其泄已乃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武帝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師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右衛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武帝崩

文帝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
由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祕不發喪奉迎
文帝文帝卽位遷領軍將軍以預建立功改封永城縣侯位丹陽
尹廢帝卽位加特進侍中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給扶太建元
年出爲吳興太守二年徵爲侍中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
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爲侍中右光祿大夫將軍佐史扶並如故
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都下頃之卒於官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配享武帝廟庭子安世嗣

周鐵武不知何許人也語音傖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
蕭譽以勇敢聞譽爲湘州以爲臨蒸令侯景之亂梁元帝遣世子
方等伐譽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武功最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
之將烹焉鐵武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竒其言宥之還

其麾下及侯景南上鐵武從僧辯尅任約獲宋子仙每戰有功元
帝承制授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又從僧辯定建鄴降謝答仁平
陸納於湘州錄前後功進爵爲侯陳武帝誅僧辯鐵武率所部降
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度江鐵武破其水軍嗣徽平遷太子
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文育命鐵武偏軍襲勃禽勃前軍歐
陽頴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竝爲琳所
禽琳見諸將與語唯鐵武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武
見害贈侍中護軍天嘉二年文帝又詔配食武帝廟庭子瑜嗣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里便騎
善遊素爲鄉里畏伏侯景之亂據歛聚徒以拒景景軍據有新
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
靈洗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後助王僧辯鎮防及

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武帝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帝深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後隨周文育西討王琳軍敗爲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於柵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徵爲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遷中護軍出爲都督郢州刺史廢帝卽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尅周沔州禽其刺史裴寬以功改

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獲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遊手竝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壯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文季嗣

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執武帝召陷賊諸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累遷臨海太守後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竝有扞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荊州征梁梁人與周軍多造舟艦置於青泥水

中昭達遣文季共錢道戡盡焚其舟艦既而周兵大出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竝下大柱爲柵柵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尅秦郡又別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進拔盱台仍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爲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置陣役人文季必先於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爲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爲程彪以功除散騎常侍帶新安內史累遷北徐州刺史加都督後隨明徹北侵軍敗爲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爲邊吏執送長安死於獄是時既與周絕不之知至德元年後王知之贈散騎常侍又詔傷其廢絕降封重安縣侯以子響襲封

沈恪字子恭吳與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之爲廣州兼映府中兵參軍陳武帝與恪同郡情好甚昵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勲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總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應之恪爲東土山王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歸鄉武帝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後授都軍副及武帝謀討王僧辯恪預其事武帝使文帝還長城立柵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與武帝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龕平文帝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武帝受禪時恪自吳興入朝武帝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

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王王僧志代之帝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至宣帝卽位除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嶮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討平紇乃得入州兵荒之後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後王卽位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光子法興嗣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俊封氏令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仍隨彪徙鎮會稽及文帝討彪彪將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文帝嗣位子隆領甲仗宿衛封益陽縣子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子隆

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寶應晉安平子隆功最遷武州刺史改封朝陽縣伯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尅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襲其後因與大軍相會進爵爲侯尋遷都督荊州刺史荊州新置居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立城郭綏集夷夏甚得人和號爲稱職吏人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諡威子之武嗣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後爲弘農太守乃隸吳明徹於呂梁軍敗逃歸爲人所害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縣子卒於信州刺史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帝微時以從妹妻焉武帝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天嘉元年

爲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爲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黃法氈攻下歷陽因以道戢鎮之卒官諡曰肅子邈嗣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梁太清末陳文帝避地臨安文牙爲將帥從平杜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卽位封吳興太守引文牙爲將帥從平杜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卽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時兵革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太建八年文牙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刺史至德二年卒贈廣州刺史子義嗣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父修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仕梁爲邵陵王中兵參軍事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親婭乃表薦爲宜都太守後以軍功封富陽侯敬帝立累遷巴州刺史及陳武帝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少府卿仍徙都督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周兵不能尅及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旣而遣使奉表歸陳天嘉元年授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侍中領軍將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授乎改授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及留異反據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頃之出爲建安太守太

建四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爲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
事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詔授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
郢州刺史十二年坐疆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爵邑歷位度支
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勲德之美遷五兵尚
書領左軍將軍侍中如故禎明元年卒官諡曰桓場事親以孝聞
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
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
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
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
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與皇寺
朗法師該通釋典場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
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
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尚
書蔡徵就宅宣敕鏤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
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
如何時論以爲榮場二十一子第二子訓頗知名位高唐太守陳
亡入隋

徐世譜字與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荊州爲主帥征伐蠻蜒至世
譜尤勇敢有旅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荊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
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
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
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禽景將任約
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朱子
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仍隨僧辯東下恆爲軍

鋒景平以衡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西魏攻荆門世譜鎮馬頭岸
據有龍洲元帝授侍中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魏
尅江陵世譜東下依侯瑱紹泰元年徵爲侍中左衛將軍陳武帝
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
械竝隨機損益妙思出人永定二年遷護軍將軍文帝卽位歷特
進右光祿大夫以疾失明謝病不朝卒諡曰桓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膽力勁
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侯景之
亂鄉人周續合衆以討賊爲事梁內史始興蕃王蕭毅以郡讓續
續所部有欲侵掠殺者敷擁護之親率其黨捍送至豫章時梁觀
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
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

爭權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閱又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
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杖之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
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陳武帝受禪王
琳據有上流余季頃與琳黨李季欽等共圍周迪敷助於迪迪禽
季頃等敷功最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襲敷敷大破
之曇朗走巴山郡敷因與周迪黃法■等進兵屠之王琳平授散
騎常侍豫章太守時南江酋帥竝顧戀巢窟唯敷獨先入朝天
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巴下超
致顯達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大破之仍從都督吳
明徹攻破迪禽方興再遷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餘衆襲東興
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給敷
求還朝欲立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諡曰脫子智安嗣位至

太僕卿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通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侯景之亂據巢湖無所屬臺城陷沒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蕃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征之不能尅時都下饑朗更招致部曲衆至數萬侯景敗於巴陵朗截破其後軍景平後又別破之將郭元建於踟躕山及魏尅荊州陳武帝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等大破之武帝受禪賜爵典寧縣侯以朗兄昂爲左衛將軍弟晷爲太子右衛率武帝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祕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文帝卽位竝釋之因厚撫朗令與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遷都督合州刺史卒謚曰壯子法尚嗣法尚少儉一作儉有文

武幹略禎明中爲都督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敦煌二郡太守

周昺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強齊梁州刺史父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昺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太清元年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以軍功累遷都督江州刺史進爲侯陳武帝踐祚王琳擁據上流昺以州從之後爲侯安都所禽送都文帝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太建五年爲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尅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進攻巴州尅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土人竝誅其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仍敕追昺入朝後梁定州刺史田龍昇以城降詔以爲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昺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

入於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於是令炅爲江北道大都督總
統衆軍以計龍昇斬之盡復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卒於官贈
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諡曰壯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
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侯景之亂糾合鄉
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都下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
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所濟活者甚衆招集晉熙等五部盡有
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平侯景梁元帝授北江州刺
史敬帝卽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季頃周迪等所在蜂起悉達
撫綏五郡甚得人和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陳武帝亦遣趙知禮授
征西將軍江州刺史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武帝遣安西將軍沈
泰潛師襲之不能尅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來攻鬱口諸鎮悉達與

戰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遣
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齊遣清河王高岳助
之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
江而歸武帝帝見之喜曰來何遲也授北江州刺史彭澤縣侯悉
達雖杖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賢士與之賞會文
帝卽位遷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遭疾卒諡季侯子覽嗣
弟廣達

廣達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時江表
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爲多仕梁爲平南當陽公府
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晉州
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
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

侍陳武受禪授東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
光大元年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
至夏口見皎舟師強盛莫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廣達墮
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
入峽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
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仍還本鎮廣達爲政
簡要推誠任下吏人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申二年衆
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數城主
張元範進尅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十
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
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犄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
州南北充晉等各自拔諸將竝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

以侯還第十二年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討尅郭默城尋授平西
將軍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頓兵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征
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爲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爲
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
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浮鼓率勵兵士進前弼見走如是者數四
及弼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
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
泣獻歎於是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遘疾
不療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
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達
墓銘述其忠槩初隋將韓擒之濟江廣達長子世貞在新蔡乃與
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擒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

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世貞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季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季辯揮刀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累遷巴山太

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銃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以功封廉平縣伯尋進爲侯位太僕卿又隨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

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斬馘甚衆
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鑕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
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鑕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
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奮髯曰寡旗陷陣
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
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
足爲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與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
邑明徹曰弟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朕專征今被圍逼慙實無地
且步軍旣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
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
南宣帝徵還授右衛將軍及宣帝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
主遂奔東府城摩訶入受敕乃率馬步數百趣東府城斬之以功

授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
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聽事
置鴟尾後主特詔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竝置鴟尾仍
以其女爲皇太子妃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後主委摩訶禦之
授南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弼乘虛濟江襲京口
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
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必尅又不許及將出戰後主謂曰公可爲我
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
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南
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
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弼初謂未戰
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

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魯廣達田端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總管楊牙韓洪員明黃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八千各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走陳軍盡潰死者五千八諸門衛皆走黃昕馳燒北掖門而入員明禽摩訶以送弼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城平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年七十二摩訶訥於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

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居多

于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寶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功爲已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歛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附宮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

衆寇抄範命忠與王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遣侯瑱廷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宣帝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尅其東西二城進軍蘄竒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郭進尅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授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遷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禽延貴後王嗣位進號鎮南將

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出爲吳興內史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王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言其度江將士已被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而自去待春水長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泐流赴援此良計矣後王不能從明日欬然曰腹煩殺人喚蕭郎作一打忠叩頭苦請勿戰後王從孔範言乃戰於是據白土岡陣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王言敗狀曰官好住無所用力後王與之金兩勝爲我南岸收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王信之

南史卷六十七
七
敕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卽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
久望不至時隋將韓擒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往石子岡降之仍
引擒軍共入南掖門臺城平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
七隋文帝後以散騎常侍袁元友能直言於後主嘉之擢拜主爵侍
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
能橫屍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子幼武位儀同三司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與梁散騎常侍司州刺史魚復
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東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家本將門少
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
戰歿毅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右中郎將代
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
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軍中將士皆驚擾毅獨

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衆乃定焉以功
封夷道縣伯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爲侯及西魏圍江陵毅率郡兵
赴援會魏尅江陵爲後梁所俘久之遁歸陳武帝受禪毅與弟猛
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
太建初爲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爲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
毅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
率衆度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
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
十三年爲荊州刺史後主卽位改封逍遙郡公入爲侍中護軍將
軍及隋軍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
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
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臺城平隨例入關卒

弟猛字智武幼倣有幹略及長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
猛自且訖暮與侯景軍短兵接戰殺傷甚重臺城平隨兄毅西上
梁南安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
江東下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猛手禽紀父子三人
斬於榻中盡收其舩艦器械以功封安山縣伯進軍撫定梁益還
遷司州刺史進爵爲侯陳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
所獲琳乘勝將事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
周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永陽太
守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歷散騎常侍荊州刺史入爲左衛
將軍後主卽位爲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之濟江猛在都下第六
子巡攝行州事擒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竝見執時猛與左衛將
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游奕以禦隋六合兵後

主知猛妻子在隋懼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喻毅毅
不悅摩訶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隋

論曰梁氏云季運屬雲雷陳武帝杖旗掃難經綸伊始胡穎徐度
杜稜周鐵武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力驅馳之日或擢自降附
乃贊始王之興咸得配享清廟豈徒然哉沈恪行已之方不踐非
義之迹子隆持身之節無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戢駱文牙孫
瑒徐世譜周敷荀朗周炅魯悉達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等所以
獲用當年其道雖異至於功名自立亦各因時當金陵覆沒抑惟
天數然任忠興亡之義無乃致虧與夫蕭曾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
心而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難乎首領獲全亦爲幸也

南史卷六十七

列傳五十七終

蘇州府志

南史卷六十八

列傳五十八

蘇州府志

趙知禮

蔡景歷

子徽

宗元饒

韓子高

華皎

劉師知

謝岐

毛喜

沈君理

陸山才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父季穆梁侯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書記知禮爲文瞻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武帝征侯景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竝知禮所製及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陳受命位散騎常侍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爲伯王琳平授吳州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再遷右將軍領前軍卒贈侍中諡曰忠子元恭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黠梁尚書左戶侍郎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爲海陽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與南康嗣王會理通謀匡復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遊京口侯景平陳武帝鎮朱

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卽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爲吳興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旣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受禪遷祕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詔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餉馬爲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爲中書侍郎舍人如故三年武帝崩時外有強寇文帝鎮南朝無里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秘不發喪疾召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斂服時旣暑熱須營梓宮悉斤斧之聲聞外乃以蠟爲祕器文詔依舊宣行文帝卽位復爲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

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劉裕依倚景
歷權前後姦詭并受歐陽威餉絹百匹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爲武
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
受降人馬仗有不明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宣帝
卽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太建
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向尅捷大破周梁士彥於呂梁方進圍
彭城時宣帝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驕不宜過
窮遠略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加深罪出爲豫章內
史未行爲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賊汚狼籍帝令有司案問景歷
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及
吳明徹敗帝追憶景歷前言卽日追還以爲征南鄱陽王諮議數
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

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
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卒官贈太常卿諡曰敬十三年改
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親幸其宅重
贈景歷侍中中撫軍將軍諡曰忠敬給鼓吹一部於墓所立碑景
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爲當時所稱有文集三
十卷子徵嗣江大權字伯謀濟陽考城人位少府封四會縣伯太
建二年卒於通直散騎常侍

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強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嗟
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
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名
字焉陳武帝爲南徐州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太建中累遷
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襲封新豐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中

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戶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後主器
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宮於皇太子前論
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敕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
俄敕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
一萬位望既重兼聲位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清
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
諫獲免禎明二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
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
鍾山南岡敕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陳亡隨例入
長安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宦宦陳宗戚屬及當
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
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

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旣
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拜訖卽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
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
尚書戶部儀曹郎轉給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屬入隋爲東宮學士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聞仕梁爲征南府外兵參軍
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陳武帝
受禪稍遷廷尉卿尚書左丞宣帝初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貫
之臺省號爲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褒贓污
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
免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驕蹇放
橫元饒案奏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政體
吏有犯法政不便時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紓正多所裨益遷南

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人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
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爲吏部尚書卒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
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
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
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刀及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
意旨稍長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
甚愛之未嘗離左右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
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
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闇夕軍人擾亂唯
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
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

敗彪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
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及王琳平子
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爲
右衛將軍文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宣帝入輔
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爲衡廣諸鎮光大
元年八月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宣帝在尚書
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廷尉其夕與到仲
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竝原有

華皎晉陵旣陽人也世爲小吏皎梁代爲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
亂事景之黨王偉陳武帝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及
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
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

封懷仁縣伯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廸廸平以功進爵爲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竝送都下廢帝卽位改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宣帝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時梁明帝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竝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用帝恐上流宰守竝爲

皎扇惑乃下詔赦湘巴二州其賊王帥節將竝許開恩出首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皎大敗乃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無復船度步趣巴陵巴陵城已爲陳軍所據乃降送于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黨竝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齊淮南太守以善政聞父景彥梁司農卿師知本名師智以與敬帝諱同改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紹泰初陳武帝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時兵亂後車傳多闕武帝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多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遽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旣

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
武帝受命仍兼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宦不遷而任遇甚重
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
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議云旣
稱成服本備喪禮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唯
著鎧不異此卽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衰經中書舍人
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
陵決斷陵云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
鼓吹執蓋奉車竝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衰經若言公卿胥吏竝
服衰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竝吉司事者凶豈容
衽經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王路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
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

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直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
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辰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
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衰經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
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
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旣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
殊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
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
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權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
議奏聞上從師知議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
爲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
仲舉等入侍醫藥帝崩豫顧命宣帝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
殷不佞矯詔令宣帝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敕師知撰起

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爲十卷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仕梁爲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及會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陳武帝引參機密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弟嶠篤學爲通儒

毛喜字伯武滎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陳武帝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與宣帝往江陵仍敕宣帝諮稟之及梁元帝卽位以宣帝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及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長安文帝卽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陳朝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宣帝反國又遣喜入周以家

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以訪喜喜卽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文帝崩廢帝冲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卽馳入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謂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宣帝曰子高卽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宣帝卒行其計及帝卽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

國機密宣帝議北侵敕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衛率右將軍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母憂去職詔封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上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位御史中丞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得淮南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宣帝納之卽日施行帝又欲進兵彭沛以問喜喜以爲淮左新平邊人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未若安人保境斯久長之術也上不從吳明徹卒俘于周喜後歷丹陽尹吏部尚書及宣帝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爭事竝見從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一不用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喜乃言無回避時皇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宣帝

太子遂銜之卽位後稍見疎遠及被始興王傷創愈置酒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於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於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爲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讐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傳綽爭之曰若許報讐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奉秩政弘清靜人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修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子處沖嗣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叟梁左戶尚書父巡元帝時位少

府卿魏平荊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
鑒陳武帝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
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
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修飭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
左戶尚書天嘉六年爲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
荊州迎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焉及還
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諡曰敬子太建中歷位太子詹事吏
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位侍中尚書
右僕射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憲君理弟君高君
公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位衛尉卿平越中郎將都
督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諡祁子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
禎明中與蕭嘯蕭巖叛隋歸陳後主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

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入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於建康
君理弟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位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汎中散大
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竝欽重之紹泰中都督
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
育南討尅蕭勃禽歐陽頎計畫多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
山才復爲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
等送於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由是山才獲反累遷
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
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卒諡曰簡子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
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膺務濟

時蓋其遇也希祥勞臣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介所羞元饒
始終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優乎子高權重為戮亦其宜
也華皎經綸云始既昭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
為非師知送往多闕見忌新主謀人之義可無慎哉然晚遇誅夷
非其過也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
陸所以見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南史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終

魏山半鳳章
氏國同南中

南史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沈炯

虞荔

弟寄

傅緯

草華

顧野王

蕭潛

姚察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
軍炯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仕梁為尚書左戶侍郎吳令侯景之
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
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
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于仙愛其才

魏山半鳳章
氏國同南中

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
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
表勸進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
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
簡竝殺之炯弟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
原鄉侯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
郎領尚書左丞魏尅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
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卽棄
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曰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
下降德倚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朶於海浦禮日
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愔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旣

而運屬上倦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盤遂出人
陵雲故基與原田而撫膺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
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
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傲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
光夏后瞻仰爐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
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
王克年並東歸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陳武帝受禪加通直散騎
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答曰當敕所由相
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武帝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
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
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衆
以疾卒於吳中贈侍中諡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大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卽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爲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泊然靜退居於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僭位授揚州別駕竝不就張彪之

據會稽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竝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作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弟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杖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諡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

之子世基世南竝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譽爲會稽太守寄爲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强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

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鄴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

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
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冥目
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
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
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動俗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
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人
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
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
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鑿從折衝之辯策名委質自
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
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
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

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
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
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
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
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
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
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
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
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
一士之說琳卽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
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
南之衆盡忠奉上勦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

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
咸加叙擢至如余季頃潘純陀李亨欽歐陽頴等悉委以心腹任
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
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
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得
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狽一隅亟經摧
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
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
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
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
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其孰
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

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
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
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
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
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
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
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關
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宵旰匹夫之
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
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頽顛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
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
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

南史卷之十九
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
覽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
方今蕃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
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
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
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絲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
誅甘之如齊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
應乃小釋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
捍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捍秦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賓
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
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
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

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
誅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
勞懷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
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
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蹙屈卿遊蕃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
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以疾
不堪旦夕陪列王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旦
慶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
雖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
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
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栽菴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
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

板以几杖侍坐嘗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
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筆遭亂
竝多散失

傅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彞梁臨沂令緯幼聰敏七歲誦古
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母憂在兵亂中居喪
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
集墳籍緯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
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緯啓謝詞理
周洽文無加點是還言之文帝召爲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
中記室撰史如故緯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
其學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後主卽
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緯爲文典麗性

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甚爲
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
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緯益疎文慶等因共譖
之後主收緯下獄緯素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
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
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
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
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
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
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緯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
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緯
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

牀當前受祭爵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興章
華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通經史善屬
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頎爲廣州刺史
署爲南海太守頎子紇敗乃還都後主時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
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
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
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譖邪升之朝廷今疆場
日感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
奏後王大怒卽日斬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軍事父
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
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異見而奇之
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
文地理蒼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
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竝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
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
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
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
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歸會稽陳天嘉
中於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爲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
梁史事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
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
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
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

卷竝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季康東海蘭陵人也好學博通經史仕梁爲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陳文帝爲會稽太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及卽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坦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荊州爲晉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遊學之資察竝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卽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

喪亂隨二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卽位授察原鄉令後爲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爲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竝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儷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爲事人禮縛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

後王立兼東宮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竝如故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王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讓不許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王嘗別召見爲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又詔授秘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旣欲相欵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秘書丞別敕成梁陳二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獨召入內

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戶上仁壽二年詔除貞外散騎常侍晉王侍讀煬帝卽位授太子內舍人及改易衣冠刪定期式預參對問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塋以松板薄棺纒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塋日止鹿車卽送厝舊塋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竝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賻甚厚察至孝有人偷鑿識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二鍾等記各一

卷文集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係茲貞竝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傅綽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南史卷六十九

列傳五十九終

藝文閣藏書

南史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

藝文閣藏書

循吏

古翰

杜驥

申恬

杜慧慶

阮長之

甄法崇

傅琰

虞愿

王洪軌

列傳五十九終

十一

孫岐

孫彬

李珪之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畱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

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替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栞綺節珠窗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竈未

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爲上所
擾致化莫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爲
政未朞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已南面導人
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
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
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
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絃服華粧桃花淥
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徃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
宸宸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疆
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
群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斂
侵擾黎甯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

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
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
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在
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
不過三盞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
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爲
晉安太守溉等居官竝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令
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爲長沙內
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徃徃承風焉斯
亦近代獎勵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竝掇采其
事以備此篇云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爲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

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末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爲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爲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爲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日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符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辯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倉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爲文帝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虞舊器南還一大鍾

上世史七十
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
所領牽鐘於洛水驥乃遣使給之曰虜既南度洛城勢弱今修理
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
功既立取鐘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
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
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
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十七年驥
爲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
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人所稱詠後徵爲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
史北土以爲榮焉坦長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函詔敕
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
詰責驥并檢開函之主驥荅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

上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邵陽縣
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禕謀反事拜給事黃門侍
郎廢帝元徽中爲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橫家累千金與沈勃孫
超之居止接近又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既死廢帝深疾之帝微
行夜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
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爲長水校尉亦誅

申怙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爲石季龍司徒宋武帝平廣固
怙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並以幹用見知武帝踐祚拜太中
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州刺史怙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剋
滑臺見虜後得還爲竟陵太守怙初爲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
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急歷下邳北
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

五
五
榛屢被寇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
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
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怙爲冀州刺史加督明年
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爲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
彫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頗處州
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
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子謙臨
川內史永子坦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
兗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州
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山無功宜因此翦撲
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
群臣爲請莫得將行刑始與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

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
尋破宥復爲驍騎將軍疾卒子令孫明帝時爲徐州刺史討薛安
都行至淮陽卽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
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闡闡降殺之令
孫亦見殺

杜慧慶交趾朱戴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趾
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
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
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後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
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
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
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

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奔李移李
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僮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
使招之奔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
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眾艦俱
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竝傳首建鄴
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
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
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瑟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
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爲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
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
文爲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
太守乃繼父爲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

以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
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
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興
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遺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
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爲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
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
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
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
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爲江州雅相知
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
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

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
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
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
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
不悔暗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
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原
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
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
史魏恭子廉惜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
浦爲政寬濟遺詠在人前鯛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
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各被褒賜
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歆之位

左戶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中爲江陵
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至其年
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
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
口受爲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爲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
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航州長沙
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彬得送還
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
能見還輒以金牛仰酬徃復十餘彬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
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
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彬爲府錄事參軍帶郢縣令將行同

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先員外散騎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竝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琰父子竝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齊

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承明中爲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憇故吏爲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郢君章近在閣下卽轉爲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嘖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嘖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日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繫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

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噴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噴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不給贈賻琰子翽爲官亦有能名後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爲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

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旣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翽天監中爲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驃騎諮議子歧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舍人如故歧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大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

南史七十
人如故歧在宗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爲便議者竝然之歧獨曰高澄旣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隋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歧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歧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歧勤勞封

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守歧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內省直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

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荅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

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毋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表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得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愿著五經論問授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崔祖歡女仍以爲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楮卿可自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

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後爲晉壽太守多昧賊
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高帝輔政引爲腹心建武初爲青
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
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益洪軌至
一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郭鹽倉等數成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
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
人呼名躬自沃酹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旣北人而有
清正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
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爲清能後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
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爲奉朝請嘗
詣齊尚書左丞殷繭繭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

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 從
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
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命使送
人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瑀專
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
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
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
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
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
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
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
在都瑀曰不然人情恂恂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

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卽位雲深薦瑀自旣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帝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邇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履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絜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爲安南長

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騫在嘗在諤在在官多所諫諍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卽位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

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
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
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為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
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時拜
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
美以為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
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丘師施
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
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
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帝以為巴東建
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

謙曰蠻夷不賓益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
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
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
視事三年徵還為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
平王將稱兵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
軍將軍齊初為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
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
車廐居焉永明初為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為
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
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為零
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
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

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
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帝笑之朕當使卿智不使卿
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
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遽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
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蚤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
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
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退遣
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
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
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
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
耳氣絕卽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輜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

束以遽蔭王孫保入后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
足周身壙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
輜牀裝之以廢以常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第一子貞巧乃織
細蔕裝輜以篋爲鈴佩雖素而華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官齊時已
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
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
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
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履謎以喻
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
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
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鄉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爲奉朝請豫
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
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
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
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
舊德未易人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爲後軍鄱陽王恢
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杖之
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
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
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僞
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
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爲人所

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
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爲武昌令愈厲廉
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
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
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
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
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朗爲桂州緣道
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人居
市里城隍殿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竝無所取歲暮擇人尤
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
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荅焉後歷給
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

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爲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爲長兼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視詣闕上封事其畧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旣弘憲律如替愚輩罔識褻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

遂生頗由陛下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奢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勳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爲國本食爲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爲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躋本勤末置邇效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

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爲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惟息謀外旬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寃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荅問唯唯而已入封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

退且百僚卿士數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凡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統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勳舊爲上陞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

追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爲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輕剝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爲通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眚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

及關津廢替須加紮摘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爲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爲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忌憲網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敷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絃歌將有未暇淮陽臥鎮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